

## 觸

那一冬可真長，再加上連連雨絲，難得有一個早晨的放晴，生活於陰霾中的人方知道陽光是多麼可愛；有人享受了一整季的溫馨，却從未感恩於造物者的奇妙與偉大，大自然對待人是何等公正又何等無私呢——“日頭照著富人的屋瓦，也照著窮人的茅屋”，我喜愛這古老的詩歌，“除了沒有錢以外，我們是個相當富有的家——小孩子多，笑聲多，蟑螂多，老鼠多………”，又有那個人能像那位作者般自豪呢！

為何世界上一大堆傻男人拼命的賺錢呢？只因為女人想要它，好幾世紀以來，女人舒舒服服的躲在屋內眼巴巴的看著男人們為了賺更多的錢而出售生命，說老實話，大多數的男人們何嘗不厭倦於這些玩意兒呢！但他們不得不被按著步子如此做，只因為他們是“男人”，是女人“感覺”中的男人；現代的人不得不為自己塑造一個別人感覺中的自己，真是可悲呢！

如此隨鏡下的阿米巴變形，滿足了別人却喪失了自己，藉問你周圍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觸着你一真實的你，他們不過是依照自個兒的感覺來論定你，於是你是“必須那樣”、“必須這樣”，於是你就迷失了，於是不存在了一你成為一個別人感覺的附屬品，你只是被標了價的物品而已！“人若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自己，那有何意義呢？”

貝多芬年輕時曾和朋友在路上閒逛，遠遠的走來了普魯士王子，那個誠惶誠恐的朋友趕緊趨前朝他鞠了九十度的躬，而貝多芬却忙著避到一旁去，傲然說“普魯士王子有好幾個，而世界上貝多芬只有一個！”這真是緊緊地抓住了自己價值的人！“我深切的了解我的音樂必須全部向著自由邁進，因為不自由的痛苦，已有千百萬的人群遭受夠了。”這種不受世人束縛對音樂用了全副精神去幻想去創造的結果，終於使貝多芬擁抱了宇宙！

“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一只舌頭竟有著雙重的作用，人不用心靈的耳朵去領受跳動的音樂却用一張嘴將空氣污染。“假若可能的話”喬治吉辛(Gerge Gissing)說“我但願除了少數親人外，永遠不再聽人舌所發出的聲音！”狂風怒吼，雨滴底旋律，鳥雀爭鳴；大塊的語言，何止動聽？大塊的啟示，何止奇妙？而人竟拋棄了神的傑作甘心屈就於區區的一只舌頭 為啥？到底為啥？

## 生之

for Miss Duke  
晚禱 ——九月新娘

啊！親愛的神！你許諾了人們有婚嫁底特權，只為了人類生活之旅的幸福；你勾劃了這副美麗的藍圖，叫我們只隨著你佳美的腳踪，就有歡樂的果子。你曾說：“讓人孤伶伶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美的伴侶來輔助他。”如今，我們有着豐重的喜悅——一個人的歡愉就是另一個人的歡愉；同時我們的負擔只剩下一半，因為當我們共同背負了它，我們也就平分了重擔！

神啊！祝福這新郎，為未來食與衣而鋪路，鼓舞他在這豪奪與強取的壓力下，為麪包而爭戰。期許他的臂膀成為她的庇蔭，他的人格成為她底驕傲與誇耀，更期許他如此的生活意義，使她由他那兒發掘一個女人由心底深處真正所渴求的天堂。

神啊！也祝福這可愛的妻子，給予她足夠的溫柔以令她更形偉大，讓她對他有深注的領受與忠實，讓她在心靈深處有內在底美一永不凋落，永遠清新一於及時抓住那永不褪色的事物。

教導他們二人的結合並非只為了彼此而活，而是為了二個聯結及融和底手來服侍你！讓他們在生命上有極大的靈底航向，祈望他們首先能求神的王國，則祂的公義及其他諸般好處都要加在他們身上了。

讓他們不至於盼望那只該屬於你的完整也能在彼此身上發現；讓他們能削減彼此的弱點，能隨時地去稱讚及誇張對方的美點與能力，以一種懋人般和煦及容忍的目光來彼此迎迓。

# 組曲

墨微

現在，神啊！讓你的旨意和他們之間有個默契  
，當他們並肩走向共同的旅程時，祝福他們且成全  
他們的人格；讓他們有足夠溫馴的淚珠以持續柔情  
，有足夠的傷害以保存謙虛；足夠的挫折與失敗，  
使他們底雙手緊緊地攀附著你；以及足夠的成功令  
他們確實知道你與他們同在。

祈望他們絕不認為彼此的愛是理所當然的，而  
能永遠體驗那“摒息驚喜”一宣稱“從這世界裡，  
你單單挑選上了我！”

當日影臨西，生命將盡時，讓他們彼此發覺他們  
們仍然手攜著手—如此刻；仍然為彼此而感謝神，  
願他們能愉悅，忠誠而同心地服侍你，直到那一天  
其中一人不得不讓另外一人躺在神的懷裡。

這些，我們所求都奉耶蘇之名。阿門！

( 謂自 Decison "Prayer for a  
Bride and Broom" by  
Louis H. Evans )

## 舞者

距離 還是拉得很長很長  
那着紅舞鞋的 踩碎了滿池音影  
不是殘餘軀殼的靈魂舞  
更不是訴說古典愛情的華爾滋  
而 吉里巴 離心底舞  
追逐於封閉的軌道 且輕輕地滑過  
且尖銳地牽引  
天旋地轉 地旋天轉  
就不會是缺口的圓  
滲不入一絲濃濃的 化不開的陽春  
老是冬 老是冬

凍結了漣漪底笑意

休止符 在一瞬顫動之外  
他 彈性疲乏 雕出 Dr. 康理查半弧底嘴角  
她 漫不經心 想阿爾卑斯山的雪可溶了

於是  
他的眼再不在  
她的瞳裡佇足